

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原著
郭沫若譯

羣益出版社出版

少年特種之煙

李 鴻 慶
著 李 鴻 慶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少年維特之煩惱

• 定價國幣十五元 •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歌德

譯者

郭沫若

發行

劉盛亞

出版者

羣益出版社
重慶臨江路西來街廿號

印刷者

建文印刷廠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渝二版

重印感言

好快！

這部書的譯出也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又重讀了一遍，依然感覺着它的新鮮。

一本有價值的書，看來總是永遠年青的。

讀了這樣的書，似乎也能够使人永遠地年青。

人世間，比青春更可寶貴的東西實在沒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

最可寶貴的東西卻不啻爲人所愛惜，最易消逝的東西卻在促進它的消逝。

誰能够保持得永遠的青春的人，便是偉大的人。

歌德，我依然感覺着他的偉大。

爲使人們大家更年青些，我決心重印這部青春頌。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重慶。

凡我所能尋得的可憐的維特之故事，我努力蒐集了來，呈獻於諸君之前，我知道諸君是會感謝我的。諸君對於他的精神和性格當不惜諸君之贊嘆和愛慕，對於他的命運當不惜諸君道之眼淚。

並且你，善良的靈魂呀，你正感受着同樣的窘迫，和他一樣的，請從他的哀苦中汲取些慰安來，把這本小書當做你的朋友罷，你如從運命或自身的錯犯中尋不出更可親近者的時候！

第一篇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分袂以來，我是何等快活喲！好友，人的心真是難解呢！我那麼愛你，和你是形影不離的，離開了你，而我偏會快活！我知道你會怨我。我其他的交契，不是被運命撇棄了來，專爲擾亂了我這樣個方寸的嗎？可憐那洛諾麗姑娘呀！但是我是無罪的。她妹子傾城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種快感來，而在她那可憐的心中偏會有苦情生出，這個我可能負責嗎？但是——我就全然無罪了麼？我不會助長了她的感情？我不會把她拿來取樂，她那種人性的表現，本來毫不足笑的，偏常常使我們發笑？我不會……啊，自家埋怨一陣，又有些什麼？我要，好友，我和你相約，我要改善我自己了，我不再和從前一樣聽隨運命弄人；我要樂享現在了，過去的事情我讓他過去。不錯，你說得好，朋友，你說：假使人類不那麼熱心地運思索之力去回想過往的不幸，償好好地忍受着無苦無憂的這個目前的時候，人類：的苦痛定會減

少。——但是人類何以只造成個這樣，只有上帝知道！——

請你費心告訴我的母親，說她的事務我要盡力辦去，不久便有消息報告她。我和叔母說過了，我看她絕不是如像我們所想像的甚麼惡婦。她是位快活的，急性的人，心腸極好。我向她說明了我母親關於久不分產的困苦；她向我說出了她的根柢，理由和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她準備讓出一切，為我們所不會望及的——但是，我現在總還不想寫出；請向我母親說，一切都可如意罷了。並且，朋友，我在這件小小的事務中又感覺得：世界中誤解和怠惰恐怕比詐欺和作惡還要誤事。至少，後兩者總比較少些。

再者我在此地甚好。在這樂園般的地方寥寂之於我心正是高貴的良藥，值此初春之季更十分地溫慰我時感不安的寸心。林樹，葵垣，都成花叢，我顯得化為金蟲能在這香海之中游泳，而攝取一切的養料。

城市自身本無可取，但是四郊却有不可言喻的自然之美。這自然之美能使已故M伯爵心動，建其園於小丘之上。羣丘簇擁，為狀至佳，所構成之溪谷亦極秀美。園之結構單純，一入園門即可知非專門園藝家所經營，乃成諸素心人之手，欲於此以自行娛樂者。在此我聽中

對於逝者我已雪了不少的眼淚，此亭爲逝者所愛好，今則已歸我有。不久我將爲此園之主人；來此幾數日，園丁已與我相得，留此彼將不以爲苦。

五月十日

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支配了我全部的靈魂，就好像我所寄心一意領略着的這甘美的春晨一樣。我在此獨樂我生，此地正是爲我這樣的靈魂造下的。我真幸福，我友，我全然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我現在不能畫，不能畫一筆，而我的畫家的生涯從來不曾有這一刻的偉大。當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圍蒸騰，杲杲的太陽照在濃蔭沒破的森林上，只有二三光線偷入林內的聖地來時，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中，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帖近地爲我所注意；我的心上更帖切地感覺着草間小世界的喻營，那不可數，不可窮狀的種種昆蟲蚊蚋，而我便感覺着那全能者底存在，他依着他的形態造成了我們的，我便感覺着那全仁者底呼息，他支持着我們漂浮在這永恒底歡樂之中的；啊，我的朋友。眼之邊如昏黃時，世界環擁着我，天宇全入我心，如像畫中愛寵；我便常常焦心着想道：啊！我心中這麼豐滿，這麼溫慰地生動着的，我願能把他再現出來，吹噓在紙上呀！我的心如像永靈之神底

明鏡，畫紙也願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朋友！——但是我終不成功，我降伏在這種風物底威嚴下了。

五月十二日

我人知道是有靈惑人的精靈在這地方浮動，還是我心中這溫暖的，超凡的幻想把我週遭的一切弄成了樂園。就在這兒前面有一眼井泉，這眼井泉我被他束縛着，就如像人魚梅露心和她的姊妹們一樣了。——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廂之前，下階可二十武，其處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有小垣包圍，有高木環覆，而地又清幽，——凡此皆足以引人而使人寒慄。我無日不在此坐一小時的。市中少女走來汲水，這種最平常最必要的家務，便是古代的王姬也會經做過。我一坐在那兒，那古代宗祖政長的觀念便油然而生，好像古之人人都來泉畔相親而活現，又好像井泉之週遭有懺悔的精靈浮動。哦，人有不能表示同感的，他必定不會在盛暑苦行之後，得飲過淅瀝的清泉的呀。

五月十三日

你問我，可不可以送我的書來嗎？——好友，我千萬央求你，別把枷擔來枷我了罷！

我不願再被人教導，鼓舞，激昂；我的心已自沸騰發了；我要的是助睡歌，這個我在荷默Homer詩中尋出了無數。我鎮靜我軒昂的心血不知有多少次了。因為這麼不平，這麼不安定的心你是不會見過的。好友！你看着我從煩悶轉到奔放，從甘的幽憂轉到躁的激揚，你時常替我擔憂，我是可不用說的了。我守護我的心如像個病的孩子；隨其意所欲為。請勿為他人道！有人會誤解我。

五月十五日

此地有些人已經認識了我，愛我，尤其是小孩子們。我起初同他們交際的時候，我向他們懇摯地問這問那的，有些人以為我在嘲笑他們，並且幾乎向我動武。我殊不以為怪；我只覺得我從前見到過的更加真切：凡為稍有門第的人和一般的平民總取疎遠的態度，好像一接近時會把身分失掉了的一樣；於是有些輕浮子弟和壞蛋，故示謙卑，使一般平民愈見其踞傲。

我很知道我們不是平等，並且不能平等；但是凡為保持自己尊嚴，相信和所謂下流人有疎遠之必要的人，在我看來，是和體面而臨陣脫逃者一樣可鄙。

最近我到泉水邊去，見着一位年青的仕女，她把她的水瓶放在最下的階層上而環顧，看有女伴來幫她把水瓶頂在頭上的沒有。我走下去看着她「我可以幫助你麼？姑娘！」我說了。——她的臉紅了又紅。「哦，不，先生！」她說。——「不打緊呢！」——她把頂瓶放正，我便幫了她。她羞慚地走上去。

五月十七日

我認識了許多人了；有交遊的却還沒有一個。我不知道，我究竟有甚麼引人的地方；他們有許多人都喜歡我，肯和我要好，我所嘆息的是，我們彼此只能同得一截兒路程罷了。你若問我，此地的人怎樣？我必定答應你：和隨處的人一樣！人類真是一個模型的東西。許多人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去謀生，所剩下的些子餘暇，又要煩勞他們，去尋出種種方法來把他消遣。啊，人們底命運啊！

但是，是一種極好的人民呢！我每每忘機，每每同他們享樂，這種樂事還保存在人間，時或開闢布公地燕聚談心，時或於佳日良辰結隊閑遊跳舞，諸如此類，於我誠有效益；然而我不得不念及我心中尚有其他種種力量，全然無用而消磨，而我不得不細心藏之耳。啊，

這事使我全部的心肝不得開展！——但是！被人誤會，原是我們人類底運命呀！

啊，我青年時代底女友說是死了！啊，我恨不當初不識她呀！——我要說，我是蠢子呢；我在追求着，世界上所不能求得的東西。但是我却有過她來，我感着過她的心，她偉大的精神，我在她之前覺得自己更高尚了許多，因為我做到我所能到的靈境。啊，天呀！我在她的面前我全部的心力可有些兒不會用盡？我在她的面前我的心中把自然包擁着的那種極不可思議的情感可不會發展得嗎？我和她的交際不是恒由最精細的感情，最敏利的機智所交織而成，那種種機智底變形以至於戲謔不是都表現得有天才底痕印的嗎？而今呢！——啊，他的年齡，比我長些的，引她先到墳墓裏去了。我絕不會忘記她，絕不會忘記她堅確的精神和她崇高的忍耐。

幾日前我遇着一位少年V君，一位胸無城府的少年，帶個極慈祥的面孔。他是纔從專門學校畢業的，他自己覺得不大聰明，但自以為頗有學問。就我從各方面看來，他也是勤勉過來的；簡單一句話，就是他的學殖還好。因為他聽說我很會畫畫，又懂希臘文，（這在此地是兩顆流星，）他便向着我，描比了許多智識出來，從伯安以至舞特，從都鄙勒以至溫克曼

，並且說他讀過蘇澤爾的學理第一部，又有法能古典研究的原稿。我是聽他自便了。

我還認識了一位很好的人，侯國的法官，是一位開闊誠直的紳士。人說，在他兒女中看見他的時候，是種精神的快樂，他兒女共有九人：他的長女尤為一般人所稱頌。他要我去，我不久要去訪他，他住在侯爵的獵莊裏，離此有一點半鐘的距離，他自他夫人逝世後得了許可遷來，因為在城內官邸中逗留使他悲楚。

此外還遇了些怪人，都是令人難耐的，他們那親切的表示尤為令人難耐。再會！這封信你一定喜歡：這全是歷史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夢，前人已多發此感觸，近來這種感懷也時來縈繞。我想到人之活動力和探討力終為一種限制所束縛；我想到種種力能消費了去滿足種種要求，除延長我們可憐的生存而外漫無目的，而關於某種探求之點所生的滿足不過是一種夢裏的誇耀，譬如人因居在四壁之中，壁上畫了種種形態和明媚的光景一樣——如此種種，威廉喻，使我沉默了。我回到我的本身，特出了一種世界來！不在表現與生力之中，實在想像與味覺不明的欲求裏面。於是種種

一切在我感官之前浮動，而我更迷離地在此世界之中微笑。

小兒們不知道他們為何欲求，這是一切碩學的校長和教師所共認的；但是大人們也同小兒們一樣，在這地上四處踟躕，同一不知由何處而來，向何處而去，同一的不向真實的目的做工，同一的為餅乾，糖果，鞭笞所驅御，這個雖沒人相信，但是我其實則淺近易明。

我要向你直說——因為你要寫甚麼回話給我，我是曉得的——每日和小兒們一樣過活的人是最幸福的，頑頑偶人兒，把他們的衣裳脫了又穿上一件，用着多大的注意悄悄在媽媽放着膳食的抽屜周圍盤旋，等他們把如欲的摸到手後，哺嚙了兩頰，叫出：「還要！」——這真是幸福的人。還有一種人把他們無價值的事業乃至把他們的狂熱也加上一個徽號，自稱求於人類社會底安寧和幸福上有莫大的建設的，這種人也好。——像能設這麼自安的人，我求上帝保佑他罷！但是也有人能以謙遜的態度觀徹得一切事物究向何處消解，觀徹得種種資產家能把自已的園地裝飾成一片樂園，也有種不幸的人不用不撓地負着重擔以喘喘焉於人生行路，更觀徹得一切的人都樂於多看得一分鐘的太陽光線的——這樣的人能靜鎮，能自行造出獨有的世界，這也是幸福，因為他是一個人呢。他雖然同是受着束縛，而他的心中却時常保

持着自由之甘感，並且覺得隨時都可以從這圈子中逃出。

五月二十六日

我想遷居，想找一個適意的地方建築一座小屋，想來終老我的半身，我的調門你素來是聽得的，我在此處又尋出一個地方，使我愜意了。

離城不消一點鐘的路程有一個地方，叫着瓦爾海卒。地隣一小丘，最有風趣，人若踏着山路下村，立地可以望出溪壑全部。一位賢淑的女主人，年雖老而快活可親，飲我以葡萄酒，皮酒，咖啡；最妙的是有兩株菩提樹，枝葉繁茂，罩映着禮拜堂前小小的空地，空地周圍有農家，庫倉，庭場環繞。如此安適，如此愜意的地方我不會容易地遇着過，我從酒家中把桌椅移到那兒，飲我咖啡，讀我荷默，第一次，我在一個晴天的午後隨興走來菩提樹下，我覺得這兒十分寂寥。人人都往田野去了；只有一個年約四歲的兒童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個半歲光景的嬰孩立在他兩腳之間，他把兩手托着嬰孩的胸部，你自己就好像成了一個安樂椅子一般，他黑色的眼瞳四處瞻望，眼神雖是活潑，他却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這個景象使我開心：我便坐在一隻相向的犁鋤上，十分愉快地描畫這兩弟兄的姿勢。我把旁邊的籬柵，倉門

和幾個破了的車輪加上，通通都依着逐近疊出，畫了一個鐘頭，我竟成就了一幅秩序井然，甚有韻味的畫，全莫有加上一些兒已見。這個使我的決心更加鞏固了，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纔是無窮地豐富，只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有人或會多多主張恪守成法，或許主張博取俗世底讚賞。這種拘守成法迎合世俗的人或許不至於做出下品和劣惡的東西，猶如循規蹈矩的人不至成爲市井無賴和十惡不善者的一樣；但是，他人要說甚麼，我由他，一切的規矩準繩是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的！你會說：那未免太過火罷！規矩只是加以限制，剪除枝蔓罷了。——好友，我可以打個比喻麼？

就譬如戀愛一樣。一個青年傾心於一個處女，一日到晚都在她旁邊過活，把一切所有的能力，財產，都消耗在她身上，希圖在她面前表示他每時每刻都在傾誠愛慕。於是有一俗物，這人是位公事場中人，來向他說：年青的好先生！戀愛是人所常有的，你當得不要出於常人以外呀！把你的時間分開一都分用以工作，休息的時間把來獻給你的愛人。計算你的財產，如有餘裕時，你要送些禮物給她，我也不反對，只是別要太頻繁了，在她生日，受洗日做做禮就夠了，——人是聽從了的時候，那他成就個有爲的青年，便是我自己也願意向侯爵說

，給他一個位置；不過他的戀愛就算完了，儼若他是位藝術家時，他的藝術也就算完了。噯，朋友！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咧！好朋友，居在潮流兩岸的沉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五月二十七日

我纔覺得，我陷入了狂歡，只說了些比喻和冗談，竟忘了把那兩個小孩的事情詳細告訴你。我全然深入於畫家三昧，這在前函已斷片地告訴了你的，我坐在犁鋤上怕有兩個鐘頭。向晚，跑來了一位年青女人，一邊肘上掛着一隻籃子，向着這兩個一動也不會動的小孩還叫道：非律普司，你真是好孩子呵！她向我致禮，我謝了她，立起來，更走近些，問她，是不是這孩子們底母親？她說是，說着給了大的半邊麥餅，把小的抱起來，用着十分的母愛去吻他，——她說，我把小的交給非律普司，同我的大兒進城去，買白麵包，和糖，和一個燒粥的土罐。——我看這些都在籃子裏面，籃蓋是揭開了的。——我今晚要給我的翰司（是這幼兒的名字）燒粥；大的一個不好的東西昨天同非律普司爭吃殘粥把土罐打壞了。——我問他